

# 福貢文史資料選輯

## 第五輯

### 霜耐冬回忆录专辑



古道关隘——腊乌岩关卡

# 福贡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霜 耐 冬 回 忆 录 专 辑

整理：宝山屹

政协福贡县文史资料编辑室编印

一九九四·五

发掘文史宝库，  
以史为鉴，造福  
子孙，振兴福贡。

杨汝云

一九九〇、五、廿六

↑ 福贡县委书记杨汝云题词。

云南省人员郑君金新摄于和太草园四十四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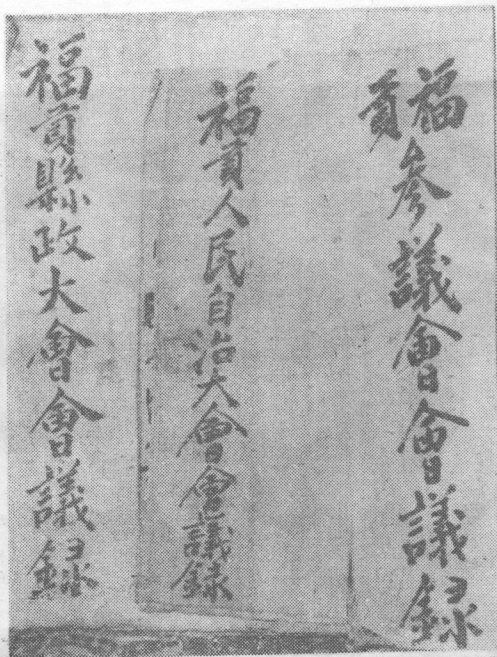
↑ 霜耐冬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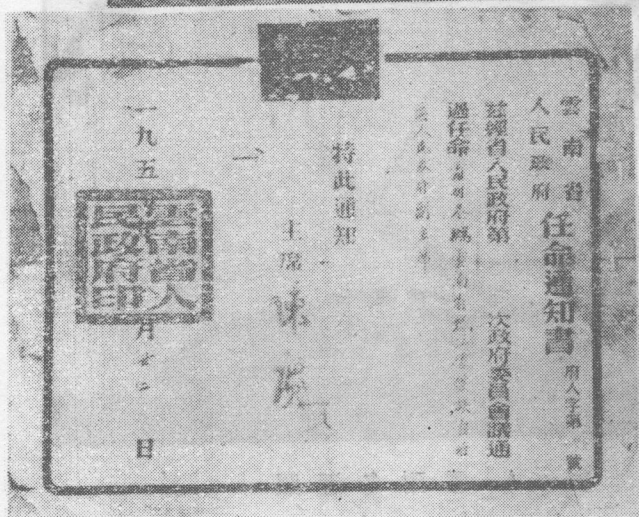
↓ 云南省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府人字第〇四七四号。  
兹经人民政府第十三次政府委员会议通过任命霜耐冬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副主席。

特此通知

主席 陈 赓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日 云南省人民政府印



→ 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次会议。



## 序 言

### 福贡县政协主席 和立新

福贡县第一本个人回忆录专辑，在霜耐冬同志的积极支持和文史编写人员的辛勤努力下，终于同大家见面了。本回忆录专辑，主要是记述霜耐冬同志亲闻、亲见、亲身经历的事和人。具有翔实可靠的资料性和具体而生动的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县文献资料和档案上的不足，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全书内容极为丰富，资料生动翔实，它不但对激励今人，而且启发教育后代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资政、存史、教化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霜耐冬，男，傈僳族，一九一三年生于福贡县上帕镇腊乌娃底泸比村一户贫农家庭里。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上帕乡村师范学校，曾任鹿马登乡赤恒底小学校助教。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先后在大理、昆明干海子、蒙自、曲靖等地参加国民革命军，曾任传事兵、下士班长、中士班长。一九三七年七月离开云南参加北上抗日战争，先后在湖北崇阳、江西铜鼓、奉新、高安县等地参加抗战，曾任过事务长、少尉排长等职。返回云南后驻军在文山。驻文山后，奉命到丽江、大理及楚雄等地接收新兵运送到昆明。一九四一年后离开国民革命军回到

福贡。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冬，先后任章化乡（今上帕镇）、普利乡（今马吉乡）乡长职务。一九四六年底成立福贡参议会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任福贡参议长。一九四九年五月底，霜耐冬同志为顺应全国解放的历史潮流，在党的号召下，不顾个人的安危，带领福贡的少数民族爱国人士和宗教界爱国民主人士举行起义，同国民党设治局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伪设治局长交权归还原籍，并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宣布福贡和平起义，同时派人到滇西北党组织联系，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派人接管了福贡的政权。一九四九年七月经滇西北党代表王荣才同志介绍，霜耐冬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左”倾路线的影响，一九五二年在云南省委党校整党时被劝退党，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云南省委同意恢复党籍。）一九五〇年霜耐冬当任福贡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时，曾带领全县数百名民兵和自卫队，在马吉乡古丹村击退了前来福贡大肆抢掠的德钦土司吉福匪徒。

霜耐冬同志，是我州各族干部群众熟知可敬的老干部之一，他曾先后任福贡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副州长，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要职。霜耐冬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一直坚信党，矢志不渝地跟着共产党走。在历次运动中，曾受过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对党对人民不变心，他坚决拥护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坚持原则，忠于职守，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密切联系群众，在促进我州民族经济的发展，增强民族的团结与进步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作出了贡献。我们希望能通过本回忆录专辑，学习霜耐冬同志的革命精神、政治态度、策略思想和个人的品德修养，

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贡献。

我们的学识和经验有限，缺点和错漏之处，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写和出版个人回忆录专辑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虽不够成熟，但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次可喜的尝试。愿它能给开展这一方面工作的干部、专家有所启发和帮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

|                 |         |
|-----------------|---------|
| 序               | 和立新 (1) |
| 氏族源流            | (3)     |
| 共饮一江水 同拓两岸山     | (4)     |
| 保族氏族头人的形成       | (7)     |
| 双家的来源           | (11)    |
| 布洛纳拍事件          | (13)    |
| 国民党统治时期福贡十五任官员  | (18)    |
| 达吉洛“仙人”事件       | (22)    |
| 求 学             | (24)    |
| 战事奇谈 名目繁多       | (28)    |
| 本因英之死           | (31)    |
| 东山再起 规模更大       | (40)    |
| 最后一次见到大哥        | (43)    |
| 抗日生涯            | (47)    |
| 返回故乡 步入政坛       | (58)    |
| 等待远征军归国部队       | (63)    |
| 杨文榜司令开辟保江未定界    | (67)    |
| 解放前的医疗卫生        | (70)    |
| 解放后从贡道往内地和缅甸的道路 | (72)    |
| 我对基督教没有兴趣       | (81)    |



## 目 录

|                 |         |
|-----------------|---------|
| 序 言             | 和立新 (1) |
| 氏族源流            | (1)     |
| 共饮一江水 同拓两岸山     | (4)     |
| 傈僳族氏族头人的形成      | (7)     |
| 奴隶的来源           | (11)    |
| 布沦胡拍事件          | (13)    |
| 国民党统治时期福贡十五任官员  | (18)    |
| 达普洛“仙人”事件       | (22)    |
| 求 学             | (24)    |
| 钱粮苛派 名目繁多       | (28)    |
| 施国英之死           | (31)    |
| 东山再起 规模更大       | (40)    |
| 最后一次见到大哥        | (45)    |
| 抗日生涯            | (47)    |
| 返回故乡 步入政坛       | (58)    |
| 接待远征军归国部队       | (63)    |
| 杨文榜司令开辟隸江未定界    | (67)    |
| 解放前的医疗卫生        | (70)    |
| 解放前福贡通往内地和缅甸的通道 | (72)    |
| 我对基督教没有兴趣       | (81)    |

|                  |        |
|------------------|--------|
| 旧事拾零             | ( 85 ) |
| 当选国大代表 未到南京开会    | ( 90 ) |
| 福贡和平解放           | ( 92 ) |
| 共产党派干部到福贡        | (124)  |
| 杨鸿兴同志的牺牲         | (126)  |
| 修筑腊斯河至腊乌村水沟      | (129)  |
| 揭穿迷信骗局           | (133)  |
| 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同我们开座谈会 | (135)  |
| 在芒市参加中缅边民联欢会     | (137)  |
| 两次运动中的遭遇         | (139)  |
| 解放后的工作经历         | (148)  |
| 县委书记杨汝云题词        | (内封后)  |
| 照片               | 宝山屹摄   |

|        |    |
|--------|----|
| ( 85 ) | …… |
| ( 90 ) | …… |
| ( 92 ) | …… |
| (124)  | …… |
| (126)  | …… |
| (129)  | …… |
| (133)  | …… |
| (135)  | …… |
| (137)  | …… |
| (139)  | …… |
| (148)  | …… |
| (内封后)  | …… |
| 宝山屹摄   | …… |

## 氏 族 源 流

我们这个民族自称为括咱扒，即莽氏族，又称为括门必，即生胡子的莽氏族。原先我们住在原碧江县境内的俄科罗寨，到我曾祖父那代，我们才从俄科罗迁居到福贡的腊乌村，只有少数亲戚还留居在俄科罗。我曾祖父括夺和括族就埋在俄科罗，现坟墓的位置还可以认得出。到一九三一年，我叔父鄙阿夏、大哥霜在冬等族人，到俄科罗探祖父留下的土地。俄科罗寨子下面有一处休息台，从台下到江边至山上的土地和森林都是祖父留下来的，我们搬迁到福贡后全部被俄科罗人占据，要求俄科罗人把土地归还给我们，或者折价成财物算给我们也可以。但俄科罗人一口咬定：“你们迁移时没有留下土地，没有什么可归还的”，于是双方打起了官司。当时我们氏族有少部分人留住任俄科罗寨，如卖阿雨、开阿局两父子等族人。在告状过程中叔父鄙阿夏等族人，请卖阿雨、开阿局两父子，如实作证，帮助亲戚告状，但想不到正式告状那天，他们父子却偏向了俄科罗人那一边，说我们迁移时没有留下土地，这场官司就输给了俄科罗人。事后我叔父和大哥对卖阿雨和开阿局气愤地训了一顿，训他俩父子不该背叛亲戚。他俩父子委屈地诉说：“我们有我们的难处，现在我们都成了俄科罗人，只好站在俄科罗人一边了，请亲戚谅解”。一场土地官司就这样结束了。

最早居住在腊乌乡的氏族有：害凤氏族，腊背氏族，括夺、括族氏族。我们括夺、括族氏族从俄科罗迁到福贡腊乌开始起算，现已有六代人了。我父亲保阿化，母亲咱阿所生有四男三女，大哥汪阿夏，学名霜在冬，二哥汪阿组，三哥孩时病故，我排行老四，名叫汪阿哈，学名霜耐冬，大姐恒马此，二姐乃阿组，三姐乃阿夏。原先我们家也算是比较富裕的，后来由于受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我们三个弟兄每人拐了一个已许过别人的姑娘，按照我们本民族的习俗，这种抢婚方式是允许的，这样才算表现出这个男人能干。抢婚需要付出许多财物，当时，抢一个已许过人做媳妇的姑娘，其价要出十多条黄牛和七八条干牛，干牛用东西顶替，即一盘铁三脚顶一条干牛，一个大酒坛，顶一条干牛等。到后来我们家就清贫了，穷到我母亲去世时，连一块盖尸布也没有了。我从乡村师范学校快毕业时，也拐了一位已许过别人的姑娘，她和我是同村人，她的身价出了五条黄牛，当时我家里只有一条黄牛，其余的由我的老庚普文堂、王国英等人帮助，才解决了这一件事。遗憾的是我的这个爱人，在我出去当兵抗日时，又被同村的人拐走了，对方付的拐走费，也在我当兵回来之前，被我大哥和二哥吃光了。

我们这个氏族原来不姓霜，姓霜是在民国以后，在上帕设立汉族学校时取的。当时进汉语学校读书时，老师问：“你姓什么？”，有一位学生就回答说：“你前扒”，“你”在傈僳语里是霜的意思，于是老师就按这个意思，把第一批学生的学名都取为姓霜的了，如霜林、霜季冬、霜在冬等。

我现在的老伴友付黑是我的第二婚爱人了，我们生有四男三女，即老大霜现月，现任福贡县文体委主任。老二霜现平，



老三霜卫平，两人都在家务农，老四霜现明已参加工作，可是在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十一日病逝，大女儿霜金秀，一九六六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受运动的冲击，逃往缅甸，成为缅籍华人，二女儿霜金芳，城镇居民，三女儿恰之芳在家务农。从我当乡长和参议长后，在我们村里姓霜的人就更多了，原因可能是我这个姓霜的当上“官”吧，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里，当上乡长、参议长，在亲戚朋友的脸上都会带来许多光彩的。但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和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戴给我“官僚地主”等几顶帽子，天天挨整挨斗，我的几位孩子要求当兵、要求参加工作也不收，甚至要求当一位道班工人也不准。因此，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村取姓霜的人就少了，甚至有的不敢再姓霜了，这也许也是受我的遭遇影响的原故吧！

## 同饮一江水 同拓两岸山

傈僳族不是福贡的土著民族，而是受不了丽江木土司的残酷统治压迫后，大约在三百多年前才从金丽江边迁移进来的。怒族是福贡的土著民族，因此，这条怒江傈僳语称为怒木乃以或称为怒民乃以。傈僳族迁移到福贡后，与怒族人民一起繁衍生息，共同奋斗在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之间。

傈僳族进入福贡时，人口稀少，荒山荒地很多，大家各自砍伐森林，各占土地为己有，也有购买和强占怒族耕地的，例如：我们腊乌乡阿几村的怒族，他们自称为“阿几怒扒”（意为阿几怒族），过去他们还经常讲：“怒扒纳你木基扒”，意思是说怒族是土地的主人。我也记得，我们腊乌娃底村，从江边到山上的土地，过去绝大部分是怒族的，后来被腊乌娃底村的傈僳左买一块，右买一块，全部被傈僳族占有了。记得我父亲也从阿几怒族中买过四块土地，一块水田。这样，阿几怒族就只能迁住在高山一带了。为了这些土地，过去阿几怒族和上帕村的傈僳族经常打官司。有一次双方为了争上帕河上游的土地，到我区来打官司，（当时我任上帕乡乡长），阿几怒族讲理说：“那一堵石岩子，每年出几窝岩蜂，祖祖辈辈都是我们去取的，现在你们为什么抢”。而傈僳族硬说那是他们的土地。我听了双方的讲述后，就和他们一起到实地察看，并给双方划定了界线。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现阿几怒族与傈僳族融合

了，阿几怒族也不会讲怒话了。

还有木古甲，阿尼恰等村的怒族同俄沙恰底村的傈僳族，为了争夺俄沙恰底上面俄老甲等地大片土地和森林，曾打过几年的官司，那个地方确实有大片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怒族历来都在那里种黄连，狩猎。可是，后来大部分土地被俄沙恰底的傈僳族所占据，而且有全部霸占的可能，于是，古泉村的全部怒族联合起来向设治局告状，怒族头人阿格富陆为此事在上帕街大摆宴席，请所有的绅士老民和设治局长及所有的官员们吃饭。在打官司中，怒族头人阿格富陆险些丧命。有一次怒族头人阿格富陆到上帕办事，俄沙恰底的傈僳人知道后，埋伏在古泉下面的路上，准备用弩箭射死阿格富陆，幸好那天阿格富陆没有转回家。恰好那天碧江架科底区有一个人，从上帕回家路过古泉村下面，埋伏在路上的俄沙恰底人，见那个人有点象阿格富陆，就射了他一毒箭，但没有射中要害，那个人没有被射死。后来碧江架科底人找俄沙恰底人追究此事，我记得俄沙恰底人向架科底人赔礼道歉，还赔了一头黄牛。

古泉村的怒族和俄沙恰底的傈僳族，为了争夺土地连打了几年官司，双方耗费了许多钱财，吃掉的不算，仅察看费双方每次都要交半开数十元。设治局长和绅士们都几次到那里察看过，我本人也到那里察看过，几次帮他们调解，最后划定界线后才平息下来。

尽管历史上傈僳族和怒族之间，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纠纷，但始终同饮怒江水，共居在这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之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遭受大民族主义的压迫，同样把我们的族名都加了仿犬旁，即写成獠子、獯獯，这个仿犬旁是解放后共产党把我们取消的，改成了本民族愿意接受的怒族傈僳族。在共

产党领导下，怒族和傈僳族团结和睦，共同建设自己的家乡。

一九八〇年在六库召开全州人民代表大会，我是那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当时选举州长，副州长，怒族没有候选人名额，会上怒族代表们提了许多意见，主席团就研究这个问题，主席团会上我提出：“我站在傈僳族的立场上，为怒族说几句话，五十年代怒族就有一名副州长，就是李政才同志，现在他患病在家，不能选他了，应该安排一个怒族副州长 候选人”。在会上，碧江代表团团长普子翁也提出：“假如怒族没有副州长名额，我们碧江代表团就退出大会了”。会上争论很激烈，最后州委书记寸汝昌建议说：“现在人才难选，再说赶不上了，以后看什么时候，再安排一个怒族副州长”。后来，安排怒族妇女亚娜同志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副州长，直到现在。

## 傈僳族氏族头人的形成

在这里谈一谈傈僳族氏族头人的形成过程。在氏族生活中看谁说话公道，办事有魄力，并积极为本氏族办事的人，族里的群众就会拥护他，他也就自然地成为本氏族中有威望的氏族头人。氏族头人们的职责是：处理本氏族有关的对外事务，解决本氏族内部的大小事件，调解氏族与氏族之间发生的纠纷。过去氏族与氏族之间经常发生婚姻和土地纠纷，以及偷盗，抢劫，以强凌弱等争端，有时为小事纠纷，而闹成人命，特别是婚姻纠纷，大部分人命事件就出在婚姻纠纷上。在出现这类纠纷时，首先各氏族头人共同调解，如调解无效，就以喝血酒，捞油锅（沸水捞石）等神判方式来解决。神判尚不能解决纠纷时，便付诸武力，酿成氏族械斗，各氏族召集本氏族的人员，使用梭标、刀弩、毒箭进行械斗，以致出现打死人，赔人命等一连串血腥事件。各氏族为了避免绝灭性的伤亡，尽量保存人员，共同规定了一条械斗规矩，即规定各氏族发生械斗时，不准打伤打死妇女，如果打伤打死妇女，各氏族联合起来，首先杀死凶手。所以，在械斗中，当战斗打得很激烈或伤亡较大时，往往双方妇女出面劝解而停战。

也不道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捞油锅”这种神判形式的，在福贡地区各民族之间发生纠纷时，有些是用神判方式来解决，我懂事以后还见过用“捞油锅”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场